

「邁向多元的性教育」座談會

主持：陳宜民

引言人：吳敏倫、文榮光、劉惠琴、謝臥龍、何春蕤

陳宜民（以下簡稱陳）：我是陽明大學的陳宜民。我想，「邁向一個多元的性教育」已經是大家的一個共識，因此我想或許可以提一個討論的大綱給大家參考。首先，這個多元的性教育內容裡面應該包括哪些東西，或者說，不應該包括哪些東西，等一下各位引言人會有所發揮。另外，我們應該從幾歲開始來對於新生代做性教育，出了學校之後，社會教育又要怎樣地繼續在學校教育沒有完成的部分。還有，正規教育以外，社會教育應該包括哪些東西？不管是新聞媒體，或者是學術討論，不同的管道要怎麼樣才能夠給社會大眾正確的性教育？最後，當我們給了民眾性教育，但是他們有適應不良的情形，當他們去尋找所謂的性專家或者是性治療專家、心理治療師，甚至軍訓教官、輔導老師——這些所謂的專業輔導人員，他們的態度應該是怎樣？我們在邁向多元化的教育的時候，那些人扮演的角色應該如何？我想這些都涵蓋在邁向多元的性教育裡面。首先，我就把時間交給香港大學的吳敏倫先生，請開始。

吳敏倫（以下簡稱吳）：我講一點我心目中的多元性教育，提出來大家討論。我心目中的多元性教育，第一就是要真正的多元化，也就是沒有禁區，什麼內容都可以講，你不要怕會教壞了人。事實

上，只有在任何內容都可以講之後，人才可以有個選擇——明智的選擇。我們的目的是要訓練一個人能夠有多元的知識，能夠有一個能力去選擇適合他的性觀念。沒有知識，他的觀念不可能是對他最好的，因為他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可能，因此我們需要告訴他，在這個世界上，面對同性戀啦！婚前性行為啊！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法律來處理這些事情。有多元化的觀念之後，才可以建立一個真的屬於他自己的道德，然後他的行為才是對他最好的。所以，我認為多元性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多元的知識，提供多元的觀念或多元的道德標準，告訴他性行為啊、或者愛情的追求啊！有哪些各種不同的行為，然後讓他自己選擇。

另外一個多元就是方法上要多元。我們不要只用一種方法去教性教育，而要透過不同的途徑，正規的、不正規的性教育的方法都可以，不一定要會議啊、開個班啊！隨時隨地都可以教性教育。父母啊、朋友之間啊！哪裡都可以教性教育。傳媒啊、娛樂的場所啊！也可以進行性教育。其實三級片啊、愛情片啊！裡面也有性教育的內容的。這些不同的途徑可以達到不同的對象，因為有些對象是不去開會的，有些不看書的，那麼你性教育放在書啊、文字裡面啊，其他的人就接觸不到了。所以多元性教育也是多元的方法，多元途徑、多元的對象，目的就是有知識的選擇啦！剛才我說過，希望每個人到了某一個年齡，遇到問題要做決定的時候，真的可以做一個有知識的選擇，然後能夠各司其分，最後不同的人能夠和平共存，互相尊重。因為這個世界越來越小了，不同的人——不同需要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文化的人——越來越住在一起，他們接觸的機會很多，如果每一個人

都希望將自己的標準放置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一定要某些方法、某些道德才行，那麼這個世界就越來越多衝突、誤會，戰爭的開啟就是這樣來的。這個世界越來越承擔不起衝突，不能再冒這個險，所以多元性教育的用處就在防止這些問題。

另外一個理由就是社會的變化越來越多、越來越快，變化百出，生活的方式也變得很多，常常有問題出現，常常又有再分配的資源以維持工作效率。所謂「效率」，一定要常常有變化的能力，這變化的能力不能在自己整個幾十年生命中都用同樣的標準，因為環境常常不同。所以我提議，性教育一定要零歲開始，生命的開始就要性教育，什麼都可以教，他問你就教，他不問的也可以教，他不明白，沒關係，孩子不明白的時候就走開了，不會教壞他的，等他有興趣會再問你。我覺得由零歲開始到死的一天，每一個人人都應該有性教育，而且是開放的性教育、態度和方法。我想現在最好是利用人權啊、平等啊、自主啊、反歧視啊、選擇權啊——這些說法來推行這個多元化的性教育，因為性教育所提出的東西其實也和這些有關，另外也可以利用社會既有的一些觀念，比如健康觀念啊、科學觀念啊！來推行這個多元性教育。

教的時候要教什麼呢？我想我們要教怎麼樣去找性知識，因為性，無論你怎樣教，總教不完的。一個人有性的問題的時候，他可能不知道哪裡去找答案，如果他知道怎麼去找，他就可以安全一點了，即使你不在，他也可以自己找到他自己應有的知識。所以，除了教性的知識之外，還要教怎麼樣去找知識。

另外，我想應該教思考的方法、思考的訓練和批判力。因為知識

很多，來源很多，怎麼去知道這一個意識是真的還是錯呢？某些理論是不是有理由呢？這就要靠批判力了，所以要教批判力的邏輯、思考的方法、平等的觀念。當然有些人說這些訓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訓練出來，那麼他還未有這些能力的時候怎麼辦呢？未有這些能力的時候，我認為應該教他們臨時的架構，但是同時告訴他們這些講法是臨時的，不是金科玉律，不是真理，是臨時沒有辦法時採用的辦法，但是有一天你認為我的辦法不行，你就可以改變，我不一定是對的。我覺得這樣教就可以做好多元化的性教育了。

陳：謝謝，剛剛吳敏倫提到幾個重點，不過我想，多元的內容如果也包括了一些——比如說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但是接下來的一些很細的東西你也要教嗎？是不是有個循序漸進的一套東西可以教？因為時間還有，我們還可以請他再發揮一下。

吳：很細的東西也可以教，但是如果對象年齡太小的時候，我講過了，你講細的東西他也不會聽的，你看見他沒有興趣了，那麼你就停了，就是這樣。你怕什麼？細就細，你先開始，然後他說沒有興趣，看見他沒有興趣，他走開了，就不要教了，反正他吸收不了了。所以我覺得細的可以教，但是因對象的反應來決定教的東西。

陳：好，下一位發言的是高雄長庚醫院的文榮光醫師。

文榮光（以下簡稱文）：大家好，我想用十分鐘的時間向各位報告一下我自己對性教育的看法。我有四點報告。第一點是跟我個人的臨床醫療經驗有關係。我個人現在在高雄長庚醫院的精神科服務，我那個科有特別的一項服務，就是「性心理衛生特別門診」，在過去一年多來，我們已經看了將近兩百位受苦受難的病人。在他們之中，

男性對女性的比例是二比一，平均年齡大概三十歲左右，都是黃金時期的男女；他們的性的心理問題主要是有性功能障礙，還有同性戀的問題，還有變性慾症——也就是性別認同的問題，從他們身上我可以體會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因為這些不幸的人十分痛苦。舉例來說，對於性功能障礙，男性有陽萎、早洩，女性有冷感和高潮障礙，我發現我後來用的治療方法竟然是用教育的方法治療，而不是用什麼打針吃藥，不是用心理分析、精神分析，也不是催眠術，而是用教育的方法。來看病的很多婦女認為可以不必有性生活，可以不必有性享受，在婚後她丈夫不能滿足她，但是她認為沒有關係；還有某些婦女認為，丈夫是可以有外遇，但是她自己曾經在忍無可忍之下，去跟婚前的男朋友約會一次，被發現，然後就從此永無翻身之地，受盡丈夫的虐待，這樣的狀況也有，她也不知道怎麼對抗，只是無可奈何。除了認為性是可以不必要的以外，可能還有一種就是認為性是骯髒的，自己的身體是不好的、是醜陋的。這些對性的錯誤認知，我從病人那邊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們的一套教育方法是透過錄影帶，透過溝通、講解、看圖說故事，還要去情趣商店買解剖的道具，然後來指導病人。所以我發現我的工作越來越像一個老師。至於同性戀和性別認同障礙，我從他們的痛苦當中感到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對他們人權的一個漠視，所以我認為，要清除歧視，性教育真的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我想要激烈的批判目前我們教育部對性教育課程的錯誤認知，以及漠視、忽視（例如教育部有人提出縱容體罰教育的方案，想要讓它合法化，這種做法就是令人痛恨的）。我們的身體是很美好的，我們與生俱來的身體是多麼可愛，從頭到腳都是很可愛的，可是竟然我

們的社會制約（或者社會建構）把我們的身體醜化，把我們人類的感情也都醜化了，所以才會產生這麼多的問題，因此我第一點就要肯定性教育的必要，還有它的價值。

第二點，我認為性教育應該從自我開始。我們大部分人都沒有接受過很好的性教育，所以我們無形中多半已經中了社會對性教育、對性愛的殘害的這種毒，我們自己也不自覺；所以當我們談到性，總是認為那是一種禁忌或者忌諱，而且不登大雅之堂，所以不便說，或者心照不宣。但是如果要做性教育，我認為大家應該以開放的心胸，儘量的去接觸、去了解。當然，各位是十八歲以上，所以認知也比較有判斷選擇的能力，至於十八歲以下，我們需要給予適當的輔導，這個是必然的，這就是教育的理念。

第三點，我們的性教育要推展的話，要入境問俗。識時務者為俊傑，我們必須適應本土社會文化環境的限制，我們這個文化是講究陰陽的，性就被當成陰的，通常在黑暗中、在陰暗的、不公開的場所，大家就很容易許，就做的很好；可是一旦曝光的話，那就會帶來很多的焦慮不安。所以，我們要在這個環境推廣推展性教育，應該要考慮到環境的限制。我之所以在這裡，是因為我很欽佩何春蕤教授的勇氣，她勇於突破我們社會環境的保守風氣，但是我們的社會基本上是含蓄的，我們也最好能夠用講究含蓄的方式來推展性教育。但是我本人還是認為提倡比較豪爽的這種文化觀點，至少讓我們的社會大眾還有另外一種選擇，有另外一種價值觀，可以支持某些人免於太脆弱，被壓抑到都好像盲目的要去自殺，可以避免這種默默的受苦受難。

最後一點。我想要談的是，我們在台灣的最高學府談性教育，我

們是菁英份子，社會中的少數，我們對社會大眾真正的需要並不清楚，他們是不是習慣我們這樣的言論？我們的論述他們很可能聽不懂，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多了解基層社會民眾的狀況，我們需要多做一些研究，去接近他們，了解他們的需要、他們的想法是什麼，這樣才不致於使菁英份子跟一般的民眾脫節。

根據我和一般民眾接觸的經驗，我們大部分的民眾還是很保守的，雖然我們的物質文明已經很開放、很進步了，但是我們的精神文明還是停留在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像孔夫子的那一套，所幸還有另外一套價值觀也存在，就是道家的那種觀點。孔夫子是表面的，就是做給大家看的，道學則是骨子裡面的，我們做給自己看，自己享受，所以道家講究房中術、講究採陰補陽，或者混陰跟補陽這種觀念，這是很可取的。我認為滋陰補陽的觀念對男對女都是好意的，這種價值觀值得提倡，孔夫子的那種授受不親、男女有別，或者是女為悅己者容，就是比較不平等觀點，應該加以修改。其實也不必我們說，早在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人家就批判了，但是，別忘了一個事實，我們還是揚棄不了孔夫子的那一套價值觀，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骨子裡還有那種自約的力量存在，因為大家還是要講禮義廉恥，這是我們做人做事相處的一個道理。但是，如何讓我們天生自然的性能力、性活動、還有我們的愛情，能夠不受到過分的制約或者扭曲，這實在是需要我們發揮個人的智慧，從自我要求來開始。不要以為你已經很懂了，不要以為你站在主控論述的陣營，就不能接納對立論述的陣營，我們應該就像吳教授說的，要勇於去加入他們，去了解他們，有開放的心胸。我的報告到這裡為止。謝謝！

陳：謝謝文醫師。事實上，多元的性教育範圍非常的廣泛，我希望今天至少到我們結束的時候，大家能夠討論出來幾個共識，我們可以寫出來，可以提給李遠哲院長，提給教育部的吳京部長。

問題是，我們的多元性教育倒底要細緻到什麼地步？在這多元的架構下，當我們要去請同性戀，要教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的時候，在什麼時候該教什麼東西？還是只告訴他一個很籠統的名詞「同性戀」，然後接下去讓他們自己去想像？當然，剛剛文醫師也提到差異的問題、草根性的問題，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大學程度，都看得懂那種很多文字的東西，或者有辦法去租錄影帶來看，有些人事實上是勞工階級的，你怎麼樣能夠涵蓋到所有的階級、所有的民眾，使他們有辦法去了解他自己的身體、了解他自己的性取向，能夠適應台灣這樣子的一個社會，能夠跟其他的人有個互動。我想這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大家應該要思考的。接下來我們就請東吳大學的劉惠琴老師。

劉惠琴（以下簡稱劉）：主持人，各位朋友，我想坐在這邊大家都很想講話，1992年回台灣到現在四年當中，我參與過幾次跟這個主題有關的大會，由不同單位主辦，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論述，也有不同的爭論點。這一場是很特別的，很像那種革命同志的興中會祕密開會的那種，有點那種快感，這個快感要把它轉變成社會實踐，我覺得我們今天要有個宣示出來，要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我們希望性教育能夠達到哪些目標，這要出來，然後要有意見管道提出去。

我今天想來分享一下我的觀察，這兩天的會議中，我看到的是兩

個模式在裡面對吵。一個就是今天我們在大會裡面很清楚可以看到的位置，也就是「社會建構論」，它認為人類和性有關的行為，基本上是社會建構而成的，換句話講，沒有單一本質的問題；所謂「單一本質論」則相信性有一個不變的真理本質在那個地方。這兩套模式會影響性教育多少呢？影響非常的大。本次會議的第一場，傅大為教授和我們的精神科醫生張尚文的對談，就已經開始辯論了。可是，性教育是個實踐方式、是個介入、是個改變，因此我們要思考，我們要用什麼改變的方式，要帶到、改變到哪裡去？

假設我們相信單一本質的絕對價值標準判斷，那麼，我們的性教育不叫做教育，而是「治療」。我們把很多在統計常態分配以外的觀點稱為「偏差」，或者「病」，可是來我這邊的三、四十歲中年婦女，從她們的生活歷史裡面，我可以看到有些女人可以十年沒有性興奮，她沒有病，她很健康，她在幹什麼？她在抗拒，她在抗拒父權結構。這種女人有病嗎？沒病，她健康的很！她有問題嗎？的確她有問題，但這個問題是因為病所造成的嗎？這值得我們再進一步思考。從單一本質的醫療模式來看，當人類的性不符合常態時，這樣的一個行為我們叫做「病」，可是社會建構論不認為那叫「病」，那是個自然的行為。因為她今天會這樣做，有其社會機制在後面，她的行為事實上是對應這個社會機制而生的自然反應，我們要幫助她看到後面的建構。這樣的教育方式，不是治療，不是調整，而是要幫助她自覺，讓她看到那個操弄她、讓她沒有興奮的社會結構。

剛剛我們文醫師講過，每一個人都這麼可愛，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了，在我們的社會中，愛是有條件的。心理學家常說許多人患了愛缺

乏症，你不要怪那些不會愛的人，你也不要怪那些覺得自己不可愛、或是被壓迫、有被迫害情結的人，因為她沒有條件，整個社會結構沒有讓她感覺到被愛，所以，你怎麼樣壯大她，這是我們教育工作者最需要盡的責任。

我把這兩套模式放在一起的時候，你會看的很清楚，今天我們這場出現的論述，跟即將來的一場國際性學會議的論述（註：由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主辦的第四屆亞洲性學會議），截然不同。我們可以用內容分析來抽取出這兩場大會的思考模式，就很清楚了：一個是本質主義的醫療模式，一個是社會建構的多元模式，這兩個模式所帶來的性教育方向是不一樣的。醫療模式其實基本上認為和別人不一樣就是越軌了，需要把你放回去，這是調適模式，並不挑戰外面的社會結構，我們看到不少心理學家或者是精神科醫師都採取這種方式。而許多女性主義的運動者都想提出一個理念，「個人的就是政治的」，改變社會結構是必要的；也就是說，個別差異是社會建構的，真正的關鍵不是要個人去適應社會，而是要社會更多元開放。

我常常在這種會議上看到各個領域各在自己的位子上，各說各話，雞同鴨講，但這個雞同鴨講其實本身也是有意義的。就好像我覺得最精采的一場是昨天早上那場，那樣的對話基本上讓我們看到，在傳統的模式裡面，我們性教育要走的方向是希望個人適應社會，把「偏差」找出來，放回規範中；所以，妳沒有性興奮就是妳有問題，妳沒有慾望是你有問題，妳需要被治療。另外一個觀點則希望改變社會，它並沒有一些先入為主對人的性行為的假定，它相信我們需要豐富的情慾文化，結構需要改變，所以這是個看重「改變」的模式。我

們整理這兩套東西時才會覺得，每次我們的爭論其實是有個系統在後面的，接下去就交給大家，也交給我們的社會大眾，我們今天的性教育要走到哪裡，由我們自己決定。

我的第二個觀察就是，我覺得我們的專業養出了很多問題。資本主義的專業分工之下，變成心理學管心理學的、社會學管社會學的，文學、哲學各個領域之間也不太對流，每個領域之內都有它的專家，都有它的倫理。我跟一些搞性教育的人在一起談的時候，我說我們真的很感激何春蕤，今天何春蕤的那本書（《豪爽女人》）出來之後，雖然引起很多的爭議，可是至少年輕的女性可以大聲的談「我要性高潮」，這樣一個改變讓我們的性教育工作者省了十年的功夫。可是我這樣講的時候，我們的教育工作者說：「那是搞運動的人做的事情，我們能做嗎？」又是一個劃地自限，好像搞性教育的人和搞運動的人、和搞心理治療的人，是不樣的。

所以我在這邊一再提醒，我覺得「個人的就是政治的」，環環相結，大家愛做什麼，就去做什麼，但是力量不要彼此抵消掉，這是我的期望。我自己是社會心理學家，我知道我的位置在那裡，這兩天會議中的一些文學論述對我幫助非常的大，因為我沒有時間去消化那些，我也沒有能力去消化那些，可是這些論文的整理就很清楚，也使我更清楚在我位置上要怎麼做，所以這個對流不該是很多無謂的爭辯，而應該是對這個議題本身的豐富思考。

我覺得專業養成（尤其是偏科學取向的專業養成），常常強調它們在科學上的完善，以為科學是不帶價值判斷的；可是不帶價值判斷就沒有辦法解釋「價值」，對價值無知，於是就無智、無意識的承擔

了現有價值的霸權。當我們要求一些比較寬廣的空間的時候，偏科學的人就說：「我們不是有意壟斷的啊！所以我們不是霸權的。」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你已經享用既得的權力和利益，你必須要往前再推一點，你有責任，你不能說：「我沒做什麼，我不是有意的。」你無意，也造成了這樣霸權的結果。我作為中產階級的既得利益者，還可以坐在這裡講話，我知道我有責任。我必須做一些事情來改變社會，我的倫理就告訴我這樣。

最後我想回到性教育的內容問題。哎呀！真的感激這幾年很多國中出了一大堆事情，感激這些出了事的小孩，我才有機會被請去很多的研討會演講，我的題目通常是「老師的性別角色自覺和他的教育實踐」，這是我自己訂的題目，可是我在接觸老師們的時候，真的是很灰心，到後來我都不想去，因為整個學習的過程非常的被動、非常的單向。換句話說，他們在抗拒，抗拒改變。

今天我們常常覺得性教育要從教材著手，可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不是教材，是「人」，是「教育工作者」。當然我他不諱言，我們今天的教育主管單位花了大把大把的鈔票，我有的時候也是既得利益者，去拿一點這個鈔票，但是我覺得常常是浪費，那些專家學者坐在那邊講開場白。講了一個小時之後結束了，沒有討論，即使有討論也不著重點。為什麼不能夠邀請第一線基層的老師談談他們的經驗，幫他們整理經驗。他們學校有開兩性教育的課程嗎？他們有上過女性主義的論述嗎？我記得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講了半天，讓這些老師們都無地自容，覺得他們在做一件錯事之後，有一個老師舉手。他說：「劉教授，我覺得現在講什麼都是白講，你只要有辦法，讓我們

能夠回到大學裡面在職訓練，我們再來修課。我們只要修你的課，或者修誰的課，修一門課，我們的改變就比較有系統，比較有深度。」他的要求只有這樣，可是他做不到，這是結構上、體制上很多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教育工作者的價值系統需要重整。至於要怎麼做呢？我想這就是大家要討論的，但是整個方向上，我覺得需要多做交流，一定要從基層教師的經驗出發，幫他重整，讓他再覺察他跟社會的關聯。「個人的就是政治的」，當他接觸到豐富的材料和多元的觀點後，他才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思考如何面對學生。

另外，我特地帶來了國民中學的「健康教育」，是我女兒的課本，我為什麼會帶來呢？因為有一次，我那個國一的女兒非常憤怒的拿給我，她要背參考書，因為第二天要考健康教育，她說：「媽，你看。書上說，男性大多勇敢堅強冒險，女性大多依賴溫柔。這個要考，這是重點。」我現在講到這裡都憤怒不已。我兩個女兒，我這麼悉心的教導，落到教育工作者的手上，就是學這種東西。但是她還好，她會生氣。什麼時候性教育才開始？兩性教育什麼時候開始？應該零歲開始。為什麼？因為你需要給她培養抵抗力。我的兩個女兒現在進入我們的教育體制，我原來很擔心，但我現在一點都不擔心，她自己會轉化，她自己會跟你討論，她的性教育什麼時候是最好的學習場所？不是健康教育也不是輔導課，是什麼？是下課的十分鐘。她們女生在下課的十分鐘之內學會怎麼叫床，她回來學給我聽的。國一的女生！她還問我，你跟爸爸兩個人在一起叫床是怎麼個叫法？多可愛！

有一次她告訴我，她們隔壁班的男生給女生取外號，有奶很大的

女孩子被標為奶媽，那個沒有大奶的被標成太平公主，結果太平公主回家哭了一天，奶媽回家高興一天。我說，這基本上把女性的「性化」發揮到極致，老師應該把這個材料拿到教室裡面來討論。這個時候，她爸爸就說：「嗯！因為女生比較好看，男生沒什麼好看，才會這樣子。」她爸爸總是儘量要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我國一的女兒居然講了一句話：「不會啊！男生那根翹起來也很好看。」我不想污衊我女兒的名譽，但是我很驕傲。

我是一個家長，我有兩個女兒。當我從真實生活的角度切進我們的性教育的時候，我覺得改寫教材刻不容緩，我們教育工作者的再整理也是刻不容緩。我建議大家回去謹慎的審閱我們的「健康教育」上、下兩冊，其中有一章談美滿家庭，裡面開頭第一節就是：「家庭是由一男一女所創造，美滿的家庭關係必須要不生氣，必須要子女要孝順父母，尤其是青少年要體會父母。」我跟你講，性別歧視、自我中心、強制異性戀，統統在這段文字裡面。我相信現在教育部已經有一個委員會，進行兩性教育的改革，可是我很懷疑這樣的委員會做出來的東西是什麼樣子，所以我會建議應該有多元建構。就是說，其他的單位都可以具體的思考如何推動更開闊的性教育，那麼至少我們有不同的聲音出來。這個是我的一些淺見，但是希望大家趕快行動，因為今天在場師範系統、心理學專業的人很少，但是他們將來都是直接從事性教育的體制內工作者，我是覺得很悲觀的。或許等一下有人可以給我一些樂觀的理由？謝謝。

陳：謝謝！接下來是高雄醫學院兩性中心的謝臥龍主任。

謝臥龍（以下簡稱謝）：劉惠琴有一個非常值得驕傲的女兒，

我也有一個非常值得我驕傲的女兒。我女兒參加籃球冬令營，她現在小學六年級，所以是一個青春期的女孩子，她覺得她隊裡面有一個同年齡的男孩，喜歡去碰她的身體，她覺得她受到性騷擾，結果她回來跟我講：「爸爸，我被人家騷擾。」我說：「那你覺得應該怎麼辦？」「爸爸，我覺得我明天要跟教練講，要那個男的轉隊。」啊！我很驕傲，你知道我為什麼驕傲呢？成淵國中性騷擾案的被害女生要轉學，我的女兒卻知道要求加害者轉隊。如果是我女兒轉隊的話，她就受到二度傷害，所以我說我有一個非常值得驕傲的女兒。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公開談性，很多教育單位的人一直認為公開談論性會造成性的泛濫；我不覺得，我準備了很多東西，所以我這樣子一條一條來談。性是心理和生理的結合，心理和生理的結合如果沒有配合好的話，會產生很多問題。以下我要向大家控訴傳統的性教育帶給我的五個個案，在這些個案中都造成終生可能沒有辦法彌補的傷害。

首先，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對自己身體的形象非常看重，比如說長一顆青春痘，你就可能會想今天不要出門。我要講的第一個個案是，有一個學生到我辦公室來，他說有一天他爸爸要帶他去割包皮，聽說去割包皮的時候，護士要把他的陰毛給剪掉，他非常的害羞，所以他自己在家用電動刮鬍刀把它給刮光。結果第二天去醫院的時候，那個護士叫他把褲子脫掉，哇！大家嚇一跳！然後護士興奮的找了很多來看「奇觀」。我那學生就從手術台上跑掉了。這個是身體形象帶來的傷害。

第二個個案，一個媽媽帶一個自慰的國中生到我辦公室來，那

個媽媽當著我的面前說，會敗腎啦、一滴精是幾滴血之類的。她講得很激動的時候，「啦！」就從她兒子的頭打下去，那個國中生滿臉的青春痘，被打的時候不是發紅，好像是發紫。然後我就問他媽媽說，你這樣子打下去，會在他這種自慰的行為上產生什麼感覺？她說：「活該嘛！這個一定要把他給打死。」我說：「你難道不認為，這樣子毆打的行為會使他對自慰或是對性的舒解，產生一種罪惡感嗎？」這個是第二個個案。

第三個個案，在一次演講之後，有一個太太到後台來跟我談，因為她先生可能沒有辦法滿足她的性需求，所以她非常的主動。但是她心理有一點沒有辦法克服，她的問題就是說，「我很主動，但是我覺得我很賤。」

第四個，我們現在很多國小的性教育是由衛生棉公司去教的，他們把男生都趕出去，然後留一群女生在課堂，因為她們是未來的衛生棉消費者。再說月經，女生對月經非常的模糊，男生對月經則有非常齷齪的感覺，張珣老師在台大做的研究裡面發現，台大的學生——男的跟女的都一樣——都認為月經是非常骯髒不方便的。

第五個案例，有一個學生在我的辦公室跟我提到這問題，她說，有一天她在上游泳課，對游泳教練講：「我有月經，所以我不能下游泳池。」那個體育老師就叫她在旁邊休息。第二天她們上游泳課的時候，她又和他講：「我有月經，我不能下游泳池。」老師說：「你騙人，昨天有月經，今天又有月經嗎？」這個是我們的老師耶！

現在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你的性知識從那裡來？其實坦白講，大部分的人都是由同儕或是報章雜誌得來，也可能是道聽途說。我講

我的性知識是從那裡來的。我唸台中一中，男生的廁所是這樣一格一格的，結果我們班上有一個長的比較高大，他在上廁所的時候喜歡這樣子看，不但看，他還說：「哎啊！你歹（台語）啊！」我跟你講，在唸初中的時候聽到人家說「歹啊！」好緊張，趕快問，那裡歹？他說：「敗腎，你小便開叉，敗腎喔！」那個時候多緊張你知道嗎？結果啊，他們家開性病醫院，最主要是要促銷補腎丸，他跟我講：「我爸爸有那個一罐一百五的。」那時候我省吃儉用，去吃一罐一百五的，結果吃完以後他問你：「好一點沒有？」我說：「嗯！腎可能比較強一點。」他說：「你第二天起床用一個玻璃杯小便在裡面，然後過半小時以後看有沒有沉澱，上面有沒有一層透明的。」現在想到，我怎麼那麼笨啊？排洩物是髒東西嘛！髒的東西會沉澱，所以上頭一定是一層透明的。結果我跟他講：「有，有。」「啊！你歹啊歹啊！小便帶精。這一罐比較貴，三百塊。」結果我從美國唸書回來的時候，我們的同學幫我開一個同學會，我幾十年的問題才得到了答案：我本來以為全班只有我吃，結果一問，大家都吃過。所以，我要控訴傳統的性教育帶給我很多的影響，也影響了我說的那些個案。

劉惠琴老師剛才提到，老師也是性教育的一個問題。其實很多老師說：「我不能教得太深啊！我教得太深，學生把我取一個綽號叫黃色老師；我如果教得不夠深入，學生就說，啊！你懂的比我還要少。」所以很多老師不願意教，這個是人的問題。他如果是以很曖昧的態度教，也沒有用，但是教材裡面的態度卻總是威嚇的。「健康教育」課本談到人體器官時，都以很工筆的描繪，但是它談到性病的時候都是用赤裸裸的照片。我帶了一篇謝小苓教授的研究報告，她指出

我們的「健康教育」基本上是在恐嚇你，在教你怎麼禁慾。但是我剛才已經說過，性這件事是心理跟生理的發展的配合，你回想你在青春生理發展的時候，你會產生性的壓力啦、性的焦慮啦！甚至性別角色的模糊，這些東西我們的課本裡面都沒有提到。劉惠琴老師也提到家庭的組成，書本上說美滿的婚姻家庭都是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去組成，因此我們的課本、或是我們的報章雜誌常常講單親的家庭是破碎的家庭。可是大家想想看，有多少一夫一妻天天打打殺殺？那才是破碎家庭，其實有很多單親家庭過得非常愉快。所以，太過單一保守的教材在我們的教學裡面產生了很多的問題。剛才文榮光醫師提到了性的禁忌，像食補、藥補、採陰補陽等等，也許文榮光醫師在談的時候，有很多人很不以為然，但是在基層有很多的人都認為今天要跟太太做愛，所以今天晚上要吃十隻蝦子來補一下。像這樣的概念，或是這樣的性教育，確實存在在我們基層的文化裡面，多元的性教育當然也要想想如何面對和自己不一樣觀點的性態度。

校園是大世界裡面的一個小環境，我們需要讓我們的學生在學校裡面模擬性呀、愛呀這些東西。有些學校裡，男生跟女生稍微一談話就記大過，我覺得這個是很殘忍的，因為當你離開了校門以後，社會裡面是燈紅酒綠，甚至有很多的陷阱，我們為什麼不在我們的學校裡面有一個模擬學習的機會呢？剛才有幾個人談到性教育從零歲開始，其實教法也可以配合學生而有深淺的程度。像我自己在美國從事教育工作幾年，我們在教性教育的時候，其實沒有課本，可是老師在課堂裡面養了一對魚，大家可以觀察公魚怎麼樣向母魚求偶，求偶以後母魚怎麼樣把蛋產在水草的葉子上，然後公魚跑到上面射精，用胸

鰭拍水，把精子都散播在卵子上面。你叫小孩子來觀察這些，他們不但看到性，還看到了一個生命的繁衍，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像一隻蜜蜂、一隻蝴蝶從花上採蜜，然後到另外一個地方傳授花粉，牠達到一個繁衍的功能，這個也是一種性教育。所以從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知道什麼叫性教育，並且隨著年齡層而有不一樣的內容和方式。

另外我要說，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專家學者都在講社運的人、唸文學的人不應該談性教育，應該是「專家」來談。我不覺得。坦白講，我剛才提到那麼多個個案，我不想讓我的女兒同樣的受到這樣的待遇。老師教得不好，誰應該負起這樣的一個責任？我覺得或許父母可以彌補我們的教材的缺失，所以我們現在在高雄有一個座談會，要用十一次來談父母如何開口與子女談性，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教材不足，我們的老師訓練不夠，因此我們要求父母學習怎麼樣面對青少年的子女。吳教授剛才提到，人人都是專家，我覺得我們的情慾就像我們的食慾一樣，是一個非常非常自然的東西，我們不應該去壓抑它，而要很自然的去談，父母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是非常好的一個角色，因此在兩性或是性教育的推廣裡面，我建議應該有一個多元文化背景的工作小組，共同以各種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考量來促進一個適當而多元的教育。什麼叫適當？我不曉得，可能我們還要再定義，但是隨著不同的年齡層安排不同的教學，比如說你不可能在小學生的面前談「同性戀」，我覺得可以另外用一個間接的方式來談些情慾的問題，像我剛才提到一隻魚射精，其實在幼稚園裡面，他們會說魚把精子分佈在卵子的上面，措詞不一樣但是講同樣的東西。所以多元文化背景

的一個工作小組應該要產生，而不是只有在那個教育部的訓委會裡面，產生一個「兩性教育顧問委員會」，然後性騷擾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再叫我們去開會。

最後，我想套用卡維波在他的論文裡面的一段話，我們今天所談的這一些議題，也許有一天會變成死的隱喻，新的性多元文化還會帶來新的隱喻、新的差異。我們前面有很多人談性教育，工作了十年、二十年，我們沒有說要泯滅他們在性教育裡面的貢獻，但是我覺得有新的時代、有新的議題、有新的隱喻，這就是我們坐在這個地方探討的。我講得非常的用力，我講得非常的激動、講得也非常的亂，可是，結論就是說，多元文化的性教育，需要一個多元文化背景的工作小組來促成。

陳宜民：謝謝！接下來，最後我們請中央大學的何春蕤來做十到十五分鐘的發言。

何春蕤：其實我對性教育的關懷，是出自於我對教育的關懷。今天有這麼多人開始對台灣關心，提出本土教育、另類教育、反教育、體制外教育的想法，在這麼多教改聲浪當中，如果談性教目的時候還是過去一樣採取黨國機器宣導的一套標準方法、一套標準公式的話，那麼，顯然教改之風需要快快掃進主流的性教育才行。

剛才我們談到了很多跟教材相關、和教法相關的事情，對我而言，性教育牽涉到的其實比這個層面還要更廣。我今天基本上要講兩件事情：第一個，性教育就是教育，你怎麼看教育，就要怎麼看性教育。第二個，性教育目前最缺乏的不是禁慾的教育、不是衛生的教

育、不是健康的教育、不是生理的教育，而是愉悅（踰越）的性教育、爽的性教育、自在的性教育，和人格養成直接有關連的性教育。

我先講第一部分。在思考性教育的這個過程當中，我常常被人質疑正當性，剛才謝老師已提到了，就是有人質疑我，一個研究文學的人為什麼會去思考跟性教育相關的事情呢？其實，我的關切是出於我對運動的關切，特別是婦女運動的關切。這麼多年來，我在婦女運動的場域中，一直覺得有一個環節是缺少的，這個環節就是——女性主體的再生產。也就是說，難道我們每一代的女性主義者都要等到同學們進了大學再來組織女研社，再來重新反洗腦嗎？難道我們在性的領域當中一定要等到人成了年，有錢去跑性門診、去看性治療師，才嚐試去面對我們對性的感受嗎？難道我們在這個眼界上面不能夠看到佛洛伊德，或是昨天我在論文裡面提到的賴希所談的，不是治療式的精神分析，而是預防式的精神分析，也就是預防式的性教育。這種預防式的性教育，當然不是現在很多人所說的什麼教一點尊重啊、教女生一點如何自保啊！我所說的預防式的性教育是根本在教育過程中培養大家享受情慾，開拓情慾能力，以便消除掉那一種因為性壓抑而充滿各種敵意和焦慮的人格結構。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對於教育或者性教育的關懷，事實上出於我對運動主體的關懷，因為我覺得我們在社會運動場域當中實在看到我們被過去的包袱纏繞著的一些無力的感覺，一些我們願意掙脫但是還沒辦法掙脫的東西。

在另一方面，如果要談教育的話，我本來就是教育專業，我本身就是在教育事業裡面做事的人，所以我對教育體制裡面研究方法以及教育方針有一些什麼樣的侷限性是蠻清楚的，而我也希望能突破這樣

一個侷限性，超脫那一個實證研究、行為科學導向的研究方針。因此，我才會在讀完了教育學位以後，再跳到文學文化的領域裡面去，文學文化領域是一個非常開闊、有很多不同方向的領域，這些多元的眼界可以使我們不再把教育當成一個技術性的訓練或研究過程，而可以用社會的、文化的、人文的胸襟來面對我們的情慾文化，思考改變的可能方向。

另外，我對性教育的關切也出自考慮到台灣現實脈絡之內的脈動。在過去幾年當中，婦女運動所推動出來的一些社會動力很快地就會被一些主流的論述所吸收，比方說國家定位的論述，或者像今天我們所討論的性教育的論述，尤其在發生各式各樣和情慾相關的現象時，我們就發覺性教育又增添了一份正當性，增添了一份集中資源的理由。問題是，這個資源的集中，集中到哪裡去了？是集中到哪一種性教育？如果是像劉老師所批評的那種「健康教育」的課本的話，那麼，多元性教育的急迫性真的是很高。因為我們看得到那種相信單一本質、單一標準、單一道德的性教育，是另一種中央集權的威權主義，而且它不單在社會事件當中得到它的正當性，同時也在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中得到它治療模式的正當性。也因為這樣，所以性教育對社會運動而言，是一個不得不關注的題目，因為它和我們希望生養出什麼樣的主體（權威人格或是開明自主），有直接的關聯。

其實，我之所以把性教育跟教育連在一起看，是因為我不覺得性有什麼特別的，我甚至不覺得性教育有什麼特別的。如果我們現階段在教改的潮流之下，開始認識到教育不應該是灌輸式的、填鴨式的教育，不是單一的、教條式的教育，那麼我們就要用同樣的思考方式來

思考性教育，因為性教育本來就是教育而已。在新的教育理念之內，對於性教育的思考當然不是像原來那種單向的灌輸，也不是唯一的道德絕對主義，這是毫無疑問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需要民主的，多元、要鼓勵差異、尊重獨特性，不要規範式的言論，而在這方面，前面幾位其實都談到了。我希望比較具體提出來的是，我們其實現在也有很多思想資源可以運用，比方說這兩天會議中被多方批判的性學研究。性學研究當然有它某個程度的保守性，但是它的進步性和它在歷史眼界之內某種程度的開拓性，是不容否認的，也因為這樣，所以在性學、心理學，甚至公衛系統裡面都仍然有很多有眼光的、開明的人，他們所做的研究和資料需要被我們繼續的拿出來討論運用。

對我來講，一個比較理想的性教育教室裡面應該沒有一個固定的教材。陳宜民剛才問，到底要教什麼？我會說，並沒有什麼固定統一的教材，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所有的經驗、所有接收到的訊息，都可以成為我們的教材，成為我們在教室中討論的材料、交換的資訊和經驗。我們需要的教育不是要背誦一套教條綱領以便我們知道「正確的性知識」是什麼。「正確」這兩個字，我希望能夠在這一次的會議中被揚棄。我們不需要「正確」的性教育，我們需要「實用」的性教育，需要一個開闊的空間來談我們每一個人具體生命當中的性經驗、性感覺、性資訊。

我認為，我們的性教育首先必須要認識我們自己情慾文化的歷史，這可以跟很多其它課程連在一起。我們的歷史課、我們的文化課，對於中國文化的一些敘述，這裡面為什麼不能夠包含對於我們情慾文化的認識呢？這樣一個認識當然要有歷史的眼光，我覺得其實現

階段我們看到的主流性教育、性學研究，蠻大一個缺陷就是沒有歷史眼光，只有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式的文化自大眼光，認為我們的民情風俗如何獨特、如何優越、如何永恆不變，而沒有看到我們的固有文化包袱並不一定是我們唯一的可能。中國人一直不斷在轉化當中，孫中山先生心目中想像的中國人，和李登輝想像的口袋揣著「孫中山」在全世界游走的中國人，是完全不一樣的意象；所以，我們需要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眼界來對我們的性文化加以探討，在性教育的教室裡認識並反省那塑造我們情慾價值觀、情慾傾向、情慾模式的整體文化。

另外，我認為這樣的性教育必須是我們現在潮流之下的「人本」的性教育。換句話說，教材、教本、討論內容都不是由教師或教育體制一手決定，而是由學生主體來創造。我們不要假設孩子們是沒有「性經驗」的，難道我們相信只有異性戀的性交行為才算是性經驗？我認為，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性經驗，各式各樣身體的觸摸、快感的營造，各種對於情慾經驗的憧憬、觀察、感受、幻想，這些都是我們的「性經驗」。每一個人都帶著各式各樣的性經驗行走人生，而且這些性經驗都在我們的文化脈絡中不斷被詮釋、被理解，這就是我們認識自己身體經驗的過程。比方說，透過這些文化過程，每當女人遇見了陌生男人碰她們身體的時候，女人們的直接反應就是「我在被騷擾了」，這樣一個對「騷擾」的認知和感覺當然和當下的文化環境有關，同時也影響了女人會用什麼方式來反應，這是一個需要被細緻思考的事情，以便找出突破文化結構的策略。換句話說，當我們一旦認識到情慾的複雜性和社會建構的過程，或許我們對於性騷擾是什麼會有更細緻的看法，而不是過去那種「只要是有人

碰我，我不高興，就是騷擾」，這樣簡單的定義或許都需要被我們再思。

我之所以覺得性教育一定要從個別主體的具體經驗交流出發，而不是從一套單一的標準教材出發去認識器官、認識責任，是因為如果我們以現有一般主體的感覺、現有一般主體的位置，來思考現有的騷擾、現有的性和現有的情慾，那當然都是很有侷限性的。我們總是要思考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有沒有可能突破。那麼，新的突破、新的創意要從哪裡來呢？我認為，由於我們擁有不同的文化經驗，個人有不同的觀察和體認，因此經驗的交換變成非常重要的思想資源。我常常覺得 1993 年我在進行「性心情工作坊」的整個討論過程就是在經歷「性教育」，因為我們每一個組員在這個過程當中，透過彼此的敘述，認識自己情慾的形成，也認識周圍的文化在我們身上所施的力，以及個別主體發展出來的突破策略。教育難道不就是這樣嗎？難道教育是一個黃綫包袱裡面裝著統一的教材要傳給所有的學生嗎？教育難道不是讓主體有機會用自己的方式，透過彼此的經驗感受，來認識自己的文化、認識自己的侷限、認識自己的可能、認識突破的能力嗎？如果這是教育的話，為什麼我們還需要焦慮的問：什麼時候要教什麼？什麼時候要開始教？這些問題都假設了某些成人、某些專家可以決定所有其他的人可以接受什麼「知識」。我所說的性教育正是要破除這種由上至下的教育方法，而改用真正富有民主精神的教育。

另外，我也覺得在性教育的教室裡，除了認識自己的文化、認識自己的個人情慾史及其形成之外，我們需要認識我們還有什麼情慾資源可以使用。比方說，看 A 片不但可以在女生宿舍看，還可以在教室

看，很多地方都可以看；當然也不一定集體看，也許有人喜歡獨自看，有人喜歡跟兩個人看，或者有人喜歡快轉看，有人喜歡慢轉看，這都不一定的。每一個人的口味喜好和速度不是完全相似的，所以我覺得色情資料的不斷生產、不斷流通成為一個非常必要的條件，才能讓我們的情慾文化更豐盛，而且唯有接觸各式各樣的材料，並且被鼓勵開發實驗，才能刺激創意，減少壓抑的挫折感。

我也希望強調，現在主流的教育缺少的很大一個部分就是愉悅的性教育，這個「愉悅」同時也是「踰越」的；前面的「愉悅」是叫 pleasurable，很愉悅的，後面的「踰越」是 transgressive，也就是說它是超越某一些現有的界限的。主流的性教育常常認為愉悅是要保留到婚姻之後才開始享受的事，因此反對婚前性行為，認為性不能逾越婚姻的框架。在學校的環境內，性教育更強調青少年年紀太輕，不夠成熟，不能開始愉悅經驗的探索，要他們等到成年，等到結婚再說。這種做法事實上是一種年齡歧視，也就是社會成見決定了某個年齡層的人才可以享受情慾，另外一些人就不可以。目前我們聽到的法定年齡都是 18 歲，可是這個法定年齡是個很任意的決定，1920 年代德國的情慾法定年齡是 24 歲，只要是 24 歲以下的性行為就是與未成年的人通姦，是有罪的。像這樣一種合法年齡的設定，事實上有它歷史文化社會的權力考量，是需要被我們反省甚至逾越的。

我們的性教育裡面要求「尊重」的時候，其實是放在一個從來不尊重主體的環境裡面。如果孩子自小未被成人尊重，從未看過尊重主體意願的榜樣，而總是被成人剝奪自主的權利，那他要從哪裡學「尊重」呢？我們的性教育在要求「責任」的時候，只有一種責任，這種

責任我在《豪爽女人》裡面已經用「賺賠邏輯」講的非常清楚。那種責任連男人都根深柢固地感覺得到：「我不要做這個事情，因為做了以後要負責任。」女人做了這個事情以後，就想：「我要他負責任。」這樣的一個「賺賠邏輯」其實滲透了責任觀，而這個責任觀和我們的一夫一妻體制，和那個壓迫女人數千年的貞潔觀念整個扣合在一起。換句話說，這樣的尊重和責任事實上是複製了現有的權力結構。性教育如果是這樣的話，它和所有的威權教育是一樣的。

我們目前的主流性教育也專注於教如何保護自己。當然說這個話的時候，都是對於年輕的女學生講要如何保護自己，而保護自己的過程當中傳達的訊息，就像周華山的論文提到的，先假設了女學生的脆弱，先假設了女學生不能夠處理事物，然後我們再說你要保護自己，好像四處都是敵人。這樣一個主體位置的教育，事實上只是限定了女孩子們對自己的本身的定位，和她對她環境的認識，剝奪她探索別種自我意識的機會。這種保護自己的教育，充其量只是讓女孩子長得更脆弱而已。

另外，現在有很多人喜歡講的就是，除了尊重、責任、保護自己，還有一個很強調的，就是要「真愛」。我每次聽到這兩個字都會去想什麼叫做真愛，對講求「真愛」運動的人而言，「真愛」是有很明確的內容和形式的——就是婚前沒有性行為，婚後不外遇。可是，難道真愛只有這麼一點單薄的內容嗎？真愛的擁護者對於什麼是真愛有那麼嚴謹的規範，難道對於情慾的流動和多變一無所感？或者只是用最嚴厲的禁制來抗拒並壓抑可能的流動？作為對自身的期許，真愛運動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當它挾著制度化宗教或國家機器的力量，構

成對其他情慾模式的具體壓力，並且藉著那些力量大加擴散時，我們不禁有點擔心起來。畢竟，人人在生命史中形成的愉悅口味不同，需求不同，應該有權利為自己作選擇，而不必承受單一公式的限制。從這一點來看，追求愉悅／踰越的性教育，絕不自我設限為現有主流的情慾模式，反正現有的情慾模式對很多人來講也不太爽，我們需要開發一些別的情慾模式。在這個時候，別人的經驗，別人爽的模式，我們透過交換、透過溝通，可以有一個資訊的集錦，而且，這個交流的過程當然是平等的，當然是不設底線的，當然是不預先規範的。由於我們是在講的過程當中認識彼此對於情慾的感覺，因此，先不要說性應該是什麼？性教育應該教什麼？我應該學什麼？而是先問問：我有什麼經驗？我有什麼感覺？這個感覺是在什麼具體的經驗中形成的？我的文化對我身上有什麼樣的影響？有些什麼樣的助力？有些什麼樣的資源？

性教育是培養愉悅能力的教育。愉悅，也就是「爽」，不是什麼天生的能力，它是對於自我身體和感受的成功操控。在性壓抑的環境中，我們當然也會個別發展出愉悅的方式，但是這些愉悅因為沒有支援，也比較少資源，所以常常是焦慮的、罪惡的，甚至是自私的、掠奪的、充滿敵意的。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更善意的、更豐富的、更多樣的情慾環境。在這裡，我們進入了一個非常激進的美學教育的領域，對於人生有些什麼樣的看法，有些什麼樣的境界，有些什麼樣的資源，到哪裡還能找到更多，到哪裡還能開拓，要如何鼓勵那種轉化挪用的能力——這些難道不是教育要思考的事情嗎？當然，性教育也要思考這些事情。謝謝。

陳：謝謝我們五位發言人都已經依序講完了，接下來我們就開放時間給各位來賓來發言，最後我們要留十分鐘時間，讓每位引言人有機會能夠再做兩、三分鐘的結論，我們現在就開始。請舉手發言，我沒有點名的就請你不要自動發言。請後面那一位。

王乾龍：大家好，我叫王乾龍。各位革命黨，我是來臥底的，因為我是真正師範系統的。我的工作呢，我在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我的工作就是負責把教育部分下來的工作變成教材。我今天來這邊得到很多觀念上的突破，因為我們也在設計正式課程裡面的性教育課程，可是我覺得有幾點必須要突破的。我是從現實面來看，第一個就是學程上的問題，在目前正式課程裡面，小學的健康教育現在是道德與健康的教育，一個學期每週只有兩節課，在這個課程中，每學期可能只有兩小時是真正上性教育，六年就是十二小時，如果再加上國中的，頂多再幾個小時，在這樣的侷限之下，究竟要怎麼做性教育。

第二個問題，像我們現在在設計課程的時候，也是希望從衝突面切入，就像我們也是有設計「尊重」的問題，提醒男生不要用性來取笑女生，可是在討論的時候，老師要怎樣去引導？因為事實上，在那麼少的時數之下，我們老師的專業能力真的是很有限。像我以前曾經也在小學任教過，那時候小學也有衛生棉公司去學校上課，我就必須負責把男生帶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那時候我就想應該跟男生也談一些，可是很多老師在現在的狀況下沒有辦法處理，所以我希望拉回到性教育的現實。因為我覺得今天大家覺得對於「爽」這件事情比較有興趣，但實際上怎麼做可能有一點落差。謝謝。

陳：我們再接受幾個問題，等一下再統一回答。

張珽：我是張珽，台大婦女研究室。我想，在我們落實性教育的過程中間需要很清楚提出規劃，但是我也接受不同的學門用辭不一樣。我希望有更多女性主義觀點來談性，我們要聽一百個阿媽的故事，或者是女孩子的聲音，或者我們自己親身的經驗是什麼。我有一位同事在做有關經期的調查，讓女孩子自己去記錄三個月之內每天的感受和月經的關係，事實上，我在台大學生的不同年次中都看到對月經有那麼多的負面說法，我也看到大學生這幾年有他的轉變，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我是特別強調，言辭要簡單，我們要有研究。我自己也開始在做一些調查，其實有很多男性，二、三十歲以後對性就是慢慢在減低，但是在這上頭的說辭很少。我們需要有很多人的聲音來呈現，不是小的交流，是更多的數據，而這個數據不是那種假象的數據，而是真的生活的呈現，我想這個是我要提出來的。

陳：下一位，台大醫院的王浩威。

王浩威：謝謝。我記得我去年到台大醫院工作的時候，我同事就跟我說我還沒到就很轟動，因為另外一科的主治醫師說：聽說你們精神科來了一個共產黨。我的意思是說，事實上即使是在醫師裡面，即使是精神科醫師，恐怕也有很多差異。但是每個人雖然理智上會說，我是社會建構論的，你是本質論的，其實還是偶爾忍不住會有本質論的傾向。我很佩服劉教授、謝教授和吳教授的努力。我也蠻希望下個禮拜在亞洲性學會議上他們也是一樣精猛英勇。

陳：下一位，請。

林文淇：我是中央大學英文系林文淇。其實有很多要講，但是

時間很有限。劉惠琴教授剛才提出來，希望我們給她一個可以樂觀的信心，我覺得可能很難，事實上真的很悲觀。如果我們去檢查現在整個環境中有什麼樣的性論述，在性這方面有什麼樣的壓抑，然後想想怎麼樣去對抗這些論述來解決這些性壓抑所造成的問題，我覺得真的是很悲觀。台上的主講者所提出來的各個領域的看法，我想要面對的問題是很大，我就針對何春蕤剛才提的兩點談一下我的想法。我完全贊成第一個說法，性教育就是教育，可是問題是現在教育問題這麼樣難解決，我們可以想像性教育會多困難。第二個，性教育可能是要教導一種愉悅的教育，這我也完全同意。

我現在想要提出的是，針對這個現實面，到底何春蕤剛才提的這兩點不可行？第一個，如果說現在教育問題已經這麼困難，然後性教育可能更困難，那麼是不是我們在做法上，可能就不應該把性教育當做教育來推動，而是應該就特別針對性教育能夠爭取到多一點的資源，以便在性方面可以做比較好的改善。

第二個，教導「性是一種愉悅」這樣的一種理想，到底在做法上是不是能夠對症下藥，真的解決性教育上的一些不適當性？還是說為了達到這個理想，可能中間必須有另外一個階段，考慮現實的問題，可能不應該這麼快提性的愉悅。這個是我的困擾。到底是直接提示比較能夠對症下藥？還是為了要達到這個理想，可能中間應該先解決掉一些現有的問題，一些比較不愉悅的部分？謝謝。

陳：下一位。

劉子彥：我叫劉子彥，我提兩個問題，第一個，既然要堅持多元的性教育，那麼你們為什麼沒有連結中國傳統上道家對男女的性教

育？為什麼沒邀請中文系統人也來參加會議，發表論文？這是第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請教劉惠琴教授，佛洛伊德老早就講過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是相衝突的，要是太早提倡性教育，教孩子如何快樂，那麼他很年輕的結婚，像五十年代有很多工廠女工，十六、七歲就出來做工，很快地就結婚生小孩，她沒有再受比較深的教育，也就是把她的發展給落後了，謝謝。

陳：謝謝。

聽眾甲：我是輔大大傳系的學生，我想說多元性教育的對象有另外一群必須被開發，他們通常站在第三地，他們對性教育有很關鍵性的影響力。有時父母說、老師說都可能不如電視說、或報紙說。社會觀念的架構有一部分是媒體推波助瀾的，另一部分是媒體建構的。請問專家老師們，如何對媒體實行多元性的教育？

陳：好，值得思考的問題，還有沒有？陳光興，請。

陳光興：清華大學陳光興，我的意見大概主要是針對在場的兩性教育委員會顧問。今天的很多言論基本上是異性戀中心的，也是家庭中心的，整個思考問題的模型還是在那個環節面打轉，假如這些委員到時候真的會產生影響力的話，我非常擔心性教育還是再重新鞏固家庭、鞏固異性戀，只是到最後也許讓大家有一個快樂的異性戀、快樂的家庭。或許那也沒什麼不好，但是不好的結果就是把一些其他的邊緣性主體排除在外，那可能也沒什麼不好，可是不好的結果就是說，各位要當多元性教育委員會工作小組成員的時候，會變成我們批判的對象。

陳：謝謝陳光興。談多元性教育，目的很單純，就是要讓我們的

小朋友或讓民眾了解到底應該怎麼去看待性；當他適應不良的時候，他應該怎麼辦，當他碰到切身問題的時候，他怎麼去適應或者去找書。我們講預防勝於治療，就必須給他基本知識，否則他並不曉得這些事情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他會一直很有罪惡感，接下來他就會去尋求很多不正確的解決方法。下一位。

司馬拓荒：是這樣，我的筆名叫司馬拓荒，我是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的會員，我必須要說明，今天拓展性教育的困難瓶頸在哪裡？就是我們的教育行政官員，這些行政官員的性教育不足，觀念又偏差，這個才是一個很大的瓶頸，他們的再教育是很重要的。

聽眾乙：請教台上幾位，我們現在談推動多元性教育，是不是能夠更清楚引進「性別平等的性教育」，以消除性別歧視？

傅大為：我是傅大為，關於性教育這個題目，雖然我在教育界，但是提到這個題目，我是覺得有點頭痛。傳統的性教育給我們相當刻板化的感覺，剛剛台上幾位都強調「多元」，我也感覺太自由主義式。我們也許應該先了解一下，我們在台灣，性在社會上究竟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在進行？如果我們這些東西沒有很清楚的先有一些了解，而只是把傳統性教育的一些內容、細節上面做一些改變的話，我自己感覺不到會有多大的幫助。比如說，剛才文榮光教授講到中國道家的養生之說，我不曉得這種東西在台灣社會的今天，它的影響力會有多大？還有，好像真愛運動和宗教也有關，這些民間的力量是如何規訓關於性的事情？如果我們對這些民間的操作沒有一些比較進一步的了解的話，我們也許只是替國家和新台灣人的時代提供一個新的服務而已。

陳：好，我們再兩個問題，然後我們讓引言人回答完之後再回來。

莊君萍：我是東吳大學社工系的學生，我叫莊君萍，我記得在四年級最後一堂課的時候上「婚姻諮商」，然後老師讓我們看了 A 片，裡頭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介紹不同的體位，另外一部分是教男生如何戴保險套。看完那個影片之後一個禮拜，我聽到同學說，他們去士林夜市的時候再也不敢買那個烤香腸來吃了。這是一個小小的故事，不過，如果今天我們的教育部真的有心來從事性教育的話，請問劉惠琴教授，他們可以從哪裡開始？謝謝。

陳：謝謝。再一個問題

卡維波：常常有人說，我們今天談性別、談婦女解放，可是我們對台灣的性別是不是真正了解？女人在這個社會裡是不是真正佔著被支配的地位？我想這個同樣的論述可以應用到性上面。當然性是很複雜的，但是我覺得在台灣社會有一個東西很清楚，就是同性戀、性變態、性偏差、通姦的、濫交的，她們就是被壓迫的一群人，她們的性好和別人就不一樣，但是她們因為這些差異而被壓迫，這是一個很明確的事實。如果現在還不認識這個現實，那麼請趕快認識。讓我回應陳光興，如果同性戀得不到平反，事實上也不可能有愉悅快樂的異性戀。為什麼？因為異性戀不是只有一個樣子，被壓迫的異性戀還沒有出櫃；異性戀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異形，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有千奇百怪的偏好口味及實踐。另外我還想提出一點，有的人把今天的性問題都歸納到十九世紀以來性科學所創造出的「性」觀念和建構出各種不同的性認同，以致於這些變態、這些偏差被打壓，然後這些人再

來推論一切性科學都有問題，性的現代化、性的啟蒙部有問題。但是我相信我們不能把這些東西本質化，這些性科學、性教育、性啟蒙在很多社會裡都有它們進步的一面，性教育這個戰場是不能夠放棄的。簡單來講，不管它怎麼爛，局勢如何悲觀，這個戰場要打下去。

陳：柯乃莢，請。

柯乃莢：我是高雄柯乃莢。我很喜歡看 BBS 上的「性版」，最近有人在版上問了一個問題：我第一次跟我女朋友做，我女朋友喊痛，我該怎麼辦？有人回答他說：你要溫柔一點啊！要慢一點。還有人說：沒有關係，前面幾次會痛，後來就不會痛了。很有趣的是，他們同儕之間會作出反應，那個說多弄幾次就不會痛了的人就被修理了。我想講的是，現在的性教育其實很清楚是上對下的東西，什麼時候讓學生的聲音能夠出現？讓那個主體能夠出現？第二個是說，我自己是在吳醫師的那個性衛生特別門診裡面工作，我注意到，有很多同性戀是快樂愉悅的，他不會來找我們，有很多很愉悅的戀物癖、戀高跟鞋癖的，他也可以自己在家裡很愉悅。那到底是誰不愉悅而來找我們？通常是一些苦悶的同性戀，還有一些是父母親知道兒子、女兒是同性戀之後，變成很苦悶，來找我們，希望我們把孩子改過來。可是這個時候的工作通常是教育父母親怎麼去接受孩子，所以我想這個在立場上還是會有很大的不同。醫學界其實還是需要自我再檢討。

陳：我們現在就回到發言台這邊，是不是請每一位引言人針對剛剛提出的問題發言，還是從我的右手邊第一位開始。

吳：我認為多元性教育一定要是愉悅／逾越的，你們說逾越，在香港我們講是「出軌」、「出圍」。如果你不出軌、不逾越，你就是

做傳統的性教育，那沒有用，你做了等於不做。

怎麼樣落實？我覺得如果是真的要在學校教性教育，不可能靠一、兩堂課，應該是每一個教室都要教，在各種教材裡將性的內容提出來。比如你教數學計數，這個星期吃了五個蘋果，下個星期吃了七個，你總共吃了多少個蘋果？但是你可以改一改它，這個星期性交了兩次，上星期性交了三次，總共是性交了多少次？將性當成平常的例子來談，那麼學生就覺得這是可以問的啦，可以談論的啦，每一個老師都可以討論。

媒體是很大的影響，所以做性教育的人應該常常和媒體合作。我們和傳媒合作很多年了，開會的時候，你將你的觀念講出來影響他們，他們可以受你的影響，你透過和他們的合作，做性教育的節目，然後慢慢影響他們。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傳媒來訪問你，這也是教育他們的機會。

行政官員嘛，我想他們是沒得救的啦！你們要等他們退休，然後升一批新人上去。那麼新人怎麼樣教？在大學裡面教呀！在大學裡面對所有的學生進行開放多元的性教育，那麼將來的行政人員就可以對性教育有好的幫助了。

文：兩分鐘，我就長話短說。第一點，性教育在觀念上不只是做愛的教育，也是做人的教育。我們要做好愛，做好人，做一個成熟健康又善良的人，這才有益於我們的生命。我們所需要預防的是避免性被濫用，其中無知、誤解都會濫用它。所以具體的建議：不管怎麼樣來促進我們多元化的性教育。行動上最好能透過立法院，我們今天的一些討論所做成的白皮書，可以送到立法院、到教育部，可以要求健

康教育課本的編審委員會廣納各方面人才的意見。

第二點，實證研究實在是必要，我們如果要多了解一下我們基層社會民眾的情況，就需要多做實證研究。像道家的影響、養生的哲學觀，實際上我們知道是相當流行，只是缺乏實證的研究，我們將來有可能會做。

最後一點。做男人也是很辛苦的。我看的病人男性多、女性少，並不是說女性不敢來醫院，其實男性更多人不敢拋頭露面來醫院，所以這點也值得深思。兩性是有差異的，雖然我們基本上希望互相尊重，要能夠得到公平的、平等的對待，可是他們先天上的差異，還有現實環境的差異，還是要體諒，最好還是能夠採取中庸之道。

劉：我是本地的教育體系長大的，我是這個教育系統出來的，所以我原來對兩性教育一點概念都沒有。後來我在美國五年，因為我小孩在那邊上學，所以我就是以一個家長的身分看到他們的教育。很多事情在我們這邊認為是不能做的，在那邊都做了，包括小學就讓他知道同性戀家庭的存在，他們在修訂課本的時候，就介紹小明的家庭是有兩個爸爸，或是小明的家庭是有兩個媽媽的，同性戀的家庭型態是可以介紹進去的。所以不管教材要怎麼的寫法，但是整個的目標是要把它擴張，至於說要放在健康的哪裡，我想都不重要，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隱藏的學程」。所以我的回應就是說，因為時數有限，所以你很難放到一門課裡面，但是你要活用下課十分鐘，你要活用說話課，你要活用很多非正式課程裡面的師生互動。這個師生互動最重要的教材是老師，所以你們要支援老師。我們常常怪老師教不好，對不起，我是老師基層出來的，我要替他們喊冤，他們沒有支援的系統。

所以兩性平等委員會，絕對不能在縣市政府成立一個就算了，絕對要落實在每個學校自組一個。這個委員會做什麼事情？它要去發展支援學校的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中都有平權的意識，像國文、歷史，所有課程裡面現在都有性別歧視，婦女新知很早就做過研究，我們國文課本裡面，男性、女性出現的比例是九比一，女性出現的時候多半是嬪妃啊、或者是護士啊！我們現有的每一科其實都有這些東西。所以你這個委員會就是要負責去修改這些，然後你要支持老師的價值再重整。另一方面，老師們自己要組成一個諮詢小組，一個自我檢驗跟支援的系統，因為我們都受到過去的一些社會化的影響。所以我比較具體的建議就是說，請我們教育部或者是主管教育的官員要注意對教育工作者的支援計劃，然後請不要一個蘿蔔一個坑，拼命想開新課程。我們要靈活運用「隱藏學程」的概念。這個是我的建議。

謝：剛才提到健康教育的時數太少，其實那是質跟量的問題。我舉一個例子，我女兒在幼稚園的時候，有些老師是從平面圖來教什麼是消防隊員，消防隊員的工作是什麼，但是我女兒的學校登記所有家長的職業，然後邀請家長進來介紹自己的職業，這個才是親子教育，才是一種立體式的介紹。像有一個家長是消防隊員，全副武裝背著氧氣筒、斧頭進教室來自我介紹，他的兒子後來說，我不曉得我爸爸這麼偉大，他不但把全副武裝都搬進來，甚至於把消防車都開到學校來，讓學生輪流爬上去看，我覺得學生在這種教學中懂的絕對比平面的多。另外一個例子，如果你是一個老師。你班上有一個學生自殺，你怎麼處理？你應該用討論的方式來跟大家討論，這個課題在教材裡面是絕對沒有的，但是一個老師必須具備這樣的智能——我們等一下

再來談怎麼樣訓練老師具備這樣的智能——要主動和學生討論這些東西，我想學生自殺的問題會在那裡，悶著會發酵，討論以後，大家才會把心裡面的話都講出來。同樣的，如果有性騷擾的案子發生，或是性教育方面的問題發生的時候，老師應該利用很多不同的課程，就像劉老師剛才所提的，有很多的時段你可以去運用。

剛才有人說，我們希望教育部怎麼做。我坦白講，我在一年以前就退出那個兩性委員會，因為我對它批判得非常厲害，因為我不願被收編。教育是由做基層教育的第一線教師或研究人員來做的，我認為一個公領域的資源不應該由一小撮的軍閥、財閥，甚至學閥來掌握，你懂我意思嗎？所以我已經退出那個委員會，我們對它不要寄望太多。剛才有人提到行政人員的再教育、老師的再教育，我想這本來就很重要，因為老師是一顆種子。當然早期的性教育協會做了很多老師的訓練，他們的功能、他們時代性的任務，我們也非常的肯定，但是公領域的資源絕對不能有年齡、性別、特殊人口、種族、宗教、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的偏見。以不同的說法來做性教育的工作，越多的人越能容易了解，吸收就越好，這是非常重要的；由太小一撮或者一個人來主導性教育，他很容易就掌握大權。「正確」的性教育或是「正確」的性觀念很容易造成這樣的一個現象。我想，我們可以再找時間來討論一下。

何：「多元」是相對於現在的「單一」，所以它並沒有什麼絕對內容或終點。回到剛才師範體系問的性教育的實際面，我們每次一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就有時數的問題、老師的問題，我也知道有這樣具體的問題在，可是所有的教育不都有這樣的問題嗎？我們現在面

臨的教改的整個的想法、講法，有些人說吵的好厲害，好像亂七八糟的樣子，可是原來那樣不亂的制式教育又很好嗎？至少在亂的過程當中還有點機會，有些另類的可能，有些別的教育的形式出現。我不主張把性教育特別的隔離開來教學，性教育不是特別在某兩個小時談性，性的表現有很多層次、很多不同的文化層面，而且在不同的課程裡面都可以教性。比方說，思想的課程就可以討論有關「性」的一些常識中的謬誤，我自己從吳敏倫寫的《禁果與人生》中學到了怎麼樣用最直接的、通俗的方式來指出性這個層次上最常見的謬誤。愈是常識的迷思就愈需要被破解，吳敏倫用最簡單的語言寫了，而這樣的資源已經在我們周圍，要談性教育嗎？就拿這本書以及別的書到各種課堂上去教啊！

當然我也要強調，我不太有信心在正統的體制裡面會做得好性教育；以一個社會運動的眼光來看，真正的希望在於文化的徹底改造。換句話說，性教育的支援系統不是在校內或各層級政府的平等委員會，性教育真正的支援系統是在較外的社會運動。當各種社會運動推動了一些社會張力出現，也提供了一些多元的言論放在那裡，那就是教材啊！每一天的報紙、每一天的電視都可以被當成教材來使用，只要我們肯花點心思去用。我們並不是一定要有一套什麼樣完備的東西才能教學，因為這樣的一套東西往往意謂著某人已經以上帝的身分確定了我們對性應該知道什麼樣的真理。我對這種成套的東西有萬分的抗拒，我覺得應該有多元的教材、多元的價值觀、多元的教學法；這麼一來，老師教得當然很累，可是老師所面對的困難不是來自於一個顛覆無力的教育而已，老師現階段所面臨的苦境其實和家長面對的苦

境是相同的——都是在一個快速變遷的社會裡的不安和無所施力感。當一個社會快速變遷的時候，價值觀變動很快，整個社會的架構變動很快，運作的方式很快，資訊進來的很快。面對這些，每一個人都會覺得困難。我們大家都處在一個非常快速的生產體系當中，感受到那樣的壓力，可是，也因為這個樣子，新的東西不斷地流進來，也促使我們有機會去思考或許還有別的方式、別的做法。

另外，回到我是不是悲觀、樂觀的問題。我一向沒有這樣來評量自己，可是每個人都以為我很樂觀，原因可能是因為我講話的時候有某一種激情、有某一種信念吧！可是我覺得這不是樂觀、悲觀的問題。我總是想，如果過去女人連字都不識，而現在能讀博士、能在國會的殿堂中辯論、能在各行各業中做各樣的事情，我就不得不滿懷希望。只要我們介入，只要我們施力，只要我們花功夫，只要我們願意為改變世界付上心力，我們就有機會。美國有個訴求女人的香煙廣告說：「寶貝，你回過頭來看看我們已經走了多遠！」如果我們往這個方向想的時候，我們不但不會太過份悲觀，我們也不會太過份理想的樂觀。教育是一個複雜的事情，性教育也是一個複雜的事情，但我不認為性教育特別的複雜或特別的困難，我們怎麼樣用心、用力去推動教育改革，就也要用同樣的心思、力量、資源、自我改造，來想性教育的事情。

還有，愉悅不是能夠被「教」的事情。當我在談愉悅性教育的時候，我事實上嚮往的是一個鼓勵多元、鼓勵差異的文化環境，這樣當然就是一個開放的環境，好讓我們每個人的「櫃」在打開的時候，在我們出來面對自己的性的時候，能坦然自在，毫無羞愧，不受罪惡

感的苦惱。這樣的一個環境，絕對不是在性教育的教室裡面，而是在一個整體的環境裡面。當社會運動推動著我們的社會文化更加開放、更加自由，更少在性的事情上面產生焦慮、罪惡和敵意時，性教育才真正有希望全面開展。而對抗這些焦慮、罪惡和敵意的最有利（力）武器，不是道德，不是自我壓抑，更不是懲罰，因為焦慮、罪惡和敵意正是來自這些壓力。相反的。唯有更多自發的愉悅，唯有那些完成他人的愉悅也達成自己的愉悅的性活動，才能消除那些負面的心理情緒和身體僵化。

因此，要創造有利於愉悅發展的環境，絕不是老師拿一套教材來教學生如何爽，我們需要一個性資訊和經驗能夠自由流動的環境，這個流動就可以幫助我們有更多愉悅的可能。我們的愉悅口味可能不同，但是可以參考別人的經驗和想像，來促進自己的想像和經驗。而且我們在開放多元的環境裡面才能夠把情慾的「櫃子」都顯現出來，能夠有更充分的自在坦然來出各式各樣的櫃。

最後打一個比方，如果在過去的威權體制之下，曾經有過政治的白色恐怖，曾經有過二二八的迫害事件，而平反後大家對於政治言論自由覺得十分可貴，那為什麼大家看不見性方面的白色恐怖？看不見我們（特別是女人）在和性有關的議題上的沈默噤聲？難道大家不覺得主流的威權式性教育是另一種一言堂？是另一種既不開明也不多元的做法？

陳：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了，不過也許我們還可以再聽兩個意見，請。

王浩威：剛剛陳宜民重覆問，什麼時候開始同性戀教育？我的

回答是，當異性戀教育開始的時候，同性戀教育當然也就可以開始了。

朱元鴻：東海大學朱元鴻，我提一個和今天主題不太搭調的想法：到底誰需要性教育？剛才在座的幾位談到特別是有問題發生的時候，比方說劉惠琴特別談到她很感謝這些學校裡面有這些事情發生，使得她能夠進入討論，或者有人覺得需要去文先生的性治療診所去看病，或者像謝先生說，當教育體制召集一些人來組成委員會，處理特殊問題，這個時候都是我們所謂感覺到需要性教育的時候。也就是說，性教育的作用就是這個樣子，當有發生問題的時候，它才成為一個問題。其實以我們個人的經驗來講，不管是同性戀或異性戀，我們長大的過程中自己都找到愉悅的方式，愉悅本身不成為問題，那麼事實上這個時候對我們的生命經驗來講，性教育根本就不需要，也不成問題。如果說是這樣的話，何春蕤剛才講的就已經導引到一個矛盾，就是說事實上性教育不是一個特定的計劃教學，而可能只是一個愉悅意見的交換，連這樣一個愉悅的交換意見的假設，也是假定現在的狀況不完美，而我們需要更進一步讓它完美、讓它更愉悅。但是真正的愉悅可能要在你都不把它當做一個問題的時候，才是真正愉悅。

陳宜民：好，我想我們已沒有時間了，不過在結束之前，我想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問：為什麼需要性教育？我想，預防疾病是一個理由，或者預防某個人因為不想了解性而有一些偏差的想法——像罪惡感之類的。今天在這個過程裡面，我想各位有提了一些，我簡單的做一個結論。

大家提到家庭的定義要擴張，我想可能大部分的與會人員都有這

樣子的共識。我今天帶來一張海報，這海報是希望工作坊在今年要印的海報，由希望工作坊的兩位義工擔任主角，他們都已經出櫃，經過大家深刻地討論後完成了海報，所以我想，家庭的定義要擴張，對希望工作坊來講，是預防愛滋病的第一步。所以在性教育裡面，我想各位可能也會同意，家庭定義的擴張是重要的。另外，可能需要起草一份性教育的白皮書，如果我們稱呼下個禮拜要主辦亞洲性學會議的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是主流的話，我想我們這邊非主流的各位專家學者應該鼓勵大家參加何春蕤發起的這個「性教育改革聯盟」，來促成性教育白皮書出現。

另外，我想「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這個想法非常好，可以在各級學校形成這個兩性自主教育的委員會。

還有最後一點是吳老師提出來的，他提到如果時數沒有辦法再增加，有困難的話，或許我們可以在別的科目裡面利用它的教材來談論性教育的一些東西，時數不會佔用到，影響卻可以再擴充。這讓我想到，在哈佛大學，當我們討論如何對醫學院的學生教愛滋病課程的時候，我們做了一個決議，我們不是另外開一個愛滋病是什麼的課，我們是組一個委員會，然後把在醫學院裡面的所有課程拿出來看，在免疫學裡面，是不是在某個地方就應該要講到跟愛滋病有關的東西？在講皮膚的這門課的時候，有些地方就可以提到，所以我們沒有增加學生上課的時數，但是我們達到教育要放東西進去的目的。我想這方面或許我們可以組一個委員會來檢討現在我們的課程裡面，那些東西在舉例子的時候，或者在教材裡面就可以放進兩性自主、性教育的這些觀念。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非常謝謝與會的人士，最後把時

間交還給大會主辦單位，謝謝。

何春蕤：下面我們進行一個簡短的閉幕式。我只想講幾件事情，第一，這次的會議得到很多人的協助，我在這裡希望特別感謝中央大學在財務上面對我們的傾力支援。還有，特別謝謝中大基金會也給我們經費的支援。另外，我們對於中央英文系這一年當中對性／別研究室的支援，也特別感謝，只有在這樣一個友善的環境之下，性／別研究室才能夠成長的很好。另外我們有協辦單位，是台大城鄉所的「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和清華大學的「兩性與社會研究室」，對我們都有非常多的協助，為我們借場地和提供工讀生。另外，媒體的朋友、運動界的朋友、工作人員都很辛苦，我們都謝謝他們。

我覺得這次的會議其實有幾個蠻重要的有意義的事情。第一個就是這個會議的論文和討論在本地的公衛系統和醫學系統主導的性論述之外開創了一些不一樣思考層面。這些層面有歷史的、有文化的、有社會的、有人文精神的、有性別的、有性偏好的，而且對於權力關係是高度敏感的，而這一類型的幾個層面，事實上在我們現在主流的性論述、性教育裡面都是十分缺乏的，我們也希望這一次的成果能夠慢慢的深化本地對於性的討論。

此外，我覺得這次的討論也可能讓我們大家開始認識到，性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性不是那麼一個自然發生事情。相反的，性是很複雜的，性在人與人之間是有很大的差異的，在社會的群體之間也有差異，性經常是糾葛在矛盾衝突的力量中的，而且，性是需要被我們正面的對待、正面的去處理的，它需要更友善、更坦然的文化環境滋養。這一次的會議算是為這方面的討論開了一個頭。這恐怕不是一次

學術研討會可以完成的，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在這個方向努力，我相信這一次的會議已經有一些具體的成果出來，希望讓本地的情慾討論。能夠有更多層面，更多思考的空間。明年的五月我們在「四性研討會」上再見！謝謝大家。